

文艺往事

记忆深处的 醴陵民谣

谢和祺

经历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智能时代的60后,是农耕时代最后的遗存,保留了很多农耕文化的印记,民谣和歌后语便是记录和传承农耕文化的载体。60后脑海里存储的民谣和歌后语,绝大部分是在大集体时代的劳作中口口相传,有些字虽然很难与普通话做到一一对应,但这些民谣和歌后语已镌刻在60后的记忆深处,令时光无法消蚀。

60后的小学时代,写字还是用墨盘、毛笔。冬天上学太冷太湿,雨鞋是奢侈品,打湿的布鞋要带个蓝蓝去烤烤。煤油灯是大众化的照明工具,牛是最重要、最值钱的人类伙伴。

醴陵话喜欢用“啣”这个语气词来收尾,“啣”本身是个虚词,但在醴陵方言中却大有用处:公啣、婆啣、乃啣、妹啣、轻轻啣、一刻啣……给人一种轻轻柔柔、舒舒服服的亲切感,换一个字或去掉这个字,读成公公、婆婆……立刻显得干巴巴的毫无情趣。

60后幼时的记忆里,春天来了,欢喜的不是花开了,而是家里楼上谷子只剩下一点点,地里的菜也少了,也许只剩下最后一块泥白菜了。每天饭桌上的下饭菜不是杂菜米汤,就是米汤杂菜,只有外婆、姑姑来了,才能切几片腊肉炒大蒜。

醴陵民谣和歌后语很多,也只有用醴陵话说才有韵味。春天来了,雨水增多,我们会说:“春上个天,上树都要戴斗笠”“春雾露晴,夏雾露雨,秋雨露日晒死你”“燕子低飞雨要来”“东角上有雨不得来,南角上有雨来跌快”“雷公先唱歌,有雨都不多”“鱼鳞天,不雨风也癫”。

大晚上的,要催促小朋友赶快回家,大人就会吓你:“铁芦芭,鬼唱歌,还不快滴啣回去。”

很多民谣都来自农业生产,春播、夏耕、秋收、冬藏,醴陵民谣都有说到:“扯秧插田,满公不嫌”“筒车啣水,啣啣啣啣”“种莲子,开荷花,咚咚之梆,梆之咚咚”“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三十夜里月光光,贼帽子偷茄秧”“草鞋有样,边打边像”“今日南风炮,明日狗上灶”等等。

过去的农民生活艰苦,家里的小孩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醴陵民谣便有:“点点虫叽飞呀,飞到大坪里呀,捏个波波蛋呀,把我滴崽崽唱冷饭”“生在岭上叶青青,来到人间扯不通”“暖三冻九”“二四八月乱穿衣”“壁上一壶酒,总恰总是有”。

想在沉闷清苦的生活中找点生活趣事,让自己开心一会儿,醴陵民谣便会说:“胖子胖,打麻将,输钱钱,不认账”“月光光,夜光光,姐姐对我背背,姐姐对我乖乖,姐姐对啣啣子佬”“门咯啣哩一根杆,拿出来梭梭”“鸡婆子生物物,个多个多个”。

想掀掀下他人,开点小玩笑,醴陵民谣则打趣地说:“茶壶里的水,滚开”“打野哇”“病人子想屁吃,想切哒时”“膝头骨脑上打瞌困,自靠自”“瞎子看龙灯,啣听跌碎碎”“火烧眉毛,眼门前的事”“三十夜啣喂猪,搞不赢哒”“蛇钻钻屁眼都懒踏,懒喂死起……”。

想想这些生活气息浓郁的民谣和歌后语,都密存在60后的脑海里,80以后的年轻人可能都已不太知晓了。

受父亲的影响,我会唱点花鼓戏,也会唱点几山歌,年近六旬的我也时常想扯着喉咙唱几句:“好久有来唱山歌,啣啣起搭蜘蛛窝,如今我来唱几句,唱得快点扮早禾,早禾粒粒啣壮个,屋里白米一箩箩”。

玩手机的时间多了,说民谣、唱山歌的时间便少了;抖音刷多了,花鼓戏也就不常唱了。回到老家,虽很难再看到筒车对澄潭江的浅斟低唱,但初夏的夜晚,我把竹笛吹响时,也许有个邻居家的孩子,也像我小时候一样,伸出头来,竖起耳朵,认真倾听着。

杂谈

诗的秘密

玉珍

找到记忆呈现时的韵律与节奏,就是找到时间之中的情感,那种确可成为惊奇的语言的果实。一首诗是一种这样的果实,它不呈现生长的内部过程。诗中的某种直觉要精确,但感觉不能精确。感觉是混沌的,诗是混沌的,一首诗是从一片混沌中制造出混沌更确定的美。

不出自内心的诗歌是不完整的,是空虚的。两种真实可以告诉你什么是虚伪与虚假,而一万种虚假也无法创造根本的真实,当然你可以相信它是真的,因为这时你的思维也在作伪。创造一种非常入神的状态,但形成于出神。现在我从那儿走出,携带刚刚思考的东西,用一个刹那勾勒头脑中的表达。写诗是永在的刹那走出梦境的徘徊中,它需要抓住一些独特的刹那形成一首诗,你能分辨哪些是独特的。

诗是语言上的纯粹佛法,是对自己的不欺骗,这是“我心”的绝对时刻,澄明时刻,我心即是上天之眼,是自己审视自己,绝对诚实地面对自我才能写好诗,诗也具有与真切对立的绝对之假,一定要超越于现实,扭曲与破碎那个表面看似的真,才能发掘诗意,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假,它一定不是直白讲述表面,它是所有语言类型中最需要想象和重构能力的。当你从未接触过这首诗中所讲的东西,你会觉得它假。匪夷所思,但你要将它放置于抽象、哲学、梦境或光影的逻辑中进行分析,它是一切脱离庸常中最恰当最超脱的美。

说出最困难和最靠近语言奇迹的那种状态便是诗,无异于内心的秘密,我们不能将秘密说得太清楚,否则它就会丧失魅力。诗是在现实作为肉体的

分行形式上,那些抽象的、超脱的、超现实主义的、超绝的、超绝的语言,必须有其中一方面挺立或悬空于现实的泥土之上,无论过程、结果还是意味,一定要升华于这个现实才能成为诗,否则它就与别的东西没有任何区别,它何必叫诗呢。

如果不能从智性的愉悦中找到我需要的语言奇迹点,那么我就永远不能安宁地终结那种表达。我知道这奇迹的点很难找到,它需要一种长期的状态来培育,但是这种状态仍是一种诗意的精神愉悦。

构想一件事物而修辞到不了,就会生发更多想象,但它们不再叫那件事物的名字。要保持(语言)的难度,就像审视(思考)死亡一样保持一定难度。在这艰巨的自我要求中,你能用犀利与宽广获得更多可能。诗是一个中性的属于自然的词语,相当于荒野中的野蔷薇,我从没想象过在诗的某个位置中留下一个名字,要紧的是你先让诗在你的审美生活中变成一种追求,诗的历史是作品构成的,最首要的任务和艰难永远是写出它,你能写出什么东西决定了一切,其他皆是妄想。

将某种形式或仪式的纯粹性贯彻到底,使词语跟口吻的结合达到天然的美妙,将是一种诗的感觉巅峰。但坚持对仪式与形式的纯粹性活潑,肯定是更消耗心神的。大多数人只说出了自己想说的,那些话的表层,而忽略了朝着俗世的目标狂奔,也能达到一个貌似神圣的目标,但它是个泡沫,会在你某个清醒的时刻发现那是没意思的。坚持对语言的要求能带来突然而至的灵感,我有时与它做快速的沟通,有时它一闪而过无法捕捉,但我珍惜那种状态,就像你某时

某刻突然对某事理解了。灵感像鬼火一样忽隐忽现,忽隐忽现的还有生活的智慧,诗是从天而降后发生的语言隐秘反应。

我沉迷于深不见底的“语言”,我朝着这个方向往下潜,发现了自身如此确凿的局限,它要我凝视我的情感,我的命运,我的表达。但语言有超强的创造性,就有超强的破坏性,二者都看不清过程。诗来源于某种混合于好奇、多情、惊叹、深沉、纯真、透明、纯粹与对时间的不舍流变的交织。我要消化我身上复杂与纯洁的东西,充满瑰丽与凶猛的记忆天生适合表达,我喜欢语言中奇特的深奥带来的成就感。

语言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要在语言中找到你的那种“语言”,一种性格,一种口吻,当你觉得由它创造的东西使你既激动又惊喜,它就活了,具有一种风格与气象。

我不断写下去的原因是,这一首是下一首的某种前提,而不是上一首的延续。诗是使灵魂高洁的另一种形式的隐姓埋名。当一个人已经死了,如果他在诗的身上赋予了恰如其分的天赋及足够多灵动的真诚与纯洁,这种纯洁将在某种绝对的黑暗中显现它的光芒。

一个正常的人为何想到要写诗呢?这里有什么奇怪的理由与好奇?我已经记不起来最初的想法了,这是个奇异的开端,也许是我的爱好太好了,能够让我无实地表达情感的方式并不多。在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东西尤其使我心动:伟大的语言,真挚浪漫的爱,传奇的造化……诗很接近它们,因而我要写诗。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孤独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性格和我的命运。

影评

小人物的大义

马新声

电影《南京照相馆》引起了轰动。其成功之处,是对几个小人物的刻画,他们的性格随着剧情的演变而变化,看起来扣人心弦。

先说日军摄影师伊藤。影片开头,该人用表演掩盖了自己的本性,对杀戮一度表现出怯懦甚至不忍,假装对阿昌友好,让观众误以为他是个良知尚存的人。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戴着眼镜、个子瘦小,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文职日军,其实也是一个被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充斥的恶人,一步步展现出伪善之下的狡诈和凶残。他将所谓中日亲善的摆拍相片向外发布,成为蒙骗国际舆论的帮凶,粉饰日军的侵略行径,同时,将日军想着法子折磨虐害中国军民的相片盖上“不许外传”的印章,满足其扭曲变态的罪恶心理;他用食物喂

狗,而对旁边被屠杀的狗的主人熟视无睹;他嫌弃襁褓中的中国孩子啼哭影响拍照效果,对其恶语相向,直接导致这个孩子被鬼子摔死;他表面兑现给阿昌两张通行证让其离开的承诺,暗地里却早已向同伙通知:一旦持这两个编号的人通过,立即处死!他的邪恶更具有欺骗性,而且阴险。

王广海一直是汉奸的奴颜婢膝、精致利己的形象出现的:他一度对日军百依百顺摇尾乞怜,甚至在妻儿被集体屠杀时,都掩耳盗铃式地捂着耳朵装作无视。但当情人毓秀被鬼子强暴呼救时,他最终忍无可忍,出手相救,最终被枪杀,体现了他的觉醒与血性。

阿昌、毓秀,包括警察宋存义、照相馆老板金承宗夫妇,在暴徒入侵时出于本能,原本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委屈求生,或隐瞒真实姓名与身份,或伪造夫妻关系,或蜷缩于角落、地下室,但目睹侵略者的暴行,这群原本弱小的同胞最终同仇敌愾,集体爆发,精神力量迅速强大,在狭小的地下室结成了兄弟姐妹般的情谊。警察宋存义看到了弟弟被残害的现场,毅然选择了牺牲,为弟弟报仇,砸死了鬼子。

金老板的妻子一度对被日军逼着演戏的“戏子”毓秀深不齿,甚至不许她睡她的床铺。而当两张通行证给了阿昌和毓秀逃生的机会时,他却主动把机会让给了金老板一家。金的妻子最终放下了成见,和毓秀以姐妹相称。

阿昌开始给人怯懦沉默的形象,但鬼子残酷的侵略暴行让他变得勇敢,最后出于大义,将鬼子残杀中国军民并被伊藤注明“不许外传”的底片调包,为抗战胜利后清算这些战犯提供了铁证。面对伊藤歇斯底里的报复时临危不惧,英勇就义前,沉着而愤怒地说:中国人不许你们这样糟蹋!

照相馆里这群小人物心存大义,正是中华民族亿万同胞集体的觉醒与转变的缩影,正是这种觉醒后迸发的力量,最终打败与赶走了侵略者,换来了国家的和平和强大。

一张照片的重量

——观《南京照相馆》有感

唐新明

一张照片有多重?一本相册又能有多重?生活中,它轻到正常人一只手就能够拿起。然而,影片《南京照相馆》里的那本相册,那一张张照片却非常沉重,可能得千千万万的你我,才能把它举起来……

最近,影院暑期档的“顶流”影片《南京照相馆》上映,故事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讲述1937年的南京,一群生活在南京的百姓在生死边缘的挣扎与抉择。

影片中,邮差阿昌(刘昊然饰)、龙套演员林敏秀(高叶饰)与照相馆老板金承宗(王骁饰)一家人,众人合力将记录日军暴行的底片护送出境,这些底片成为揭穿日军谎言的关键证据。

电影通过照相馆这个细微的切口以小见大,把人们熟悉的历史具象化地呈现在观众眼前。那些在国破家亡时,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普通老百姓,在生与死之间抉择的平凡人,为保命的小人物的心声变化,体现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令人警醒与泪目。

苏柳昌本是一名邮差,爬上大卡车前往安全区时因意外错过离开的机会,后又为躲避日军,阴差阳错进入老金照相馆。为了活着,被迫答应帮日本人冲洗照片,这一切不过是活着。吉祥照相馆老板金为保妻子女儿的安全,将他们藏在地窖里,自己却选择躲在柜子里,为地窖下的家人做掩护。

他在照相馆暗房里的阿昌洗照片的技术,在帮日本人洗出来的相片中,看到了全城百姓遭受屠戮的惨状。想出了将照片底片调包的办法,留下日本人拍摄的屠杀中国人的证据。后来,他和林敏秀在即将通过关卡前时,手提箱内儿子的哭声引起了日本犬的示警。为将日本人注意力转移至他身上,他举起手中的相机对抗敌人,最后被日本人打死,他至死都在保护他人!

林敏秀是一名演员,画着漂亮的妆容,梦想成为“胡蝶”那样的大明星。她与剧中为日本人当翻译的王广海保持着情人关系,在王广海的帮助下,假借苏柳昌妻子之名走进了吉祥照相馆。为了通行证,她受尽屈辱,为日本人唱戏,取悦日本人。但当她在戏台上被日本人凌辱,关键时刻,警察出身的宋存义及时拉闸断电,以播日本新闻为由将她解救出来。随着看到更多日军的所作所为,她逐渐觉醒,认识到保家卫国才是民族大义,她冒着被杀的风险救下受伤的宋存义,偷带他来到照相馆。

在暗房里的相片中,宋存义发现与他相依为命的弟弟被日本人杀害,又发现日本人为防照片泄露从日本找来代替阿昌洗照片的人,为保全照相馆内的中国人,用南京城门楼的石头砸死了那个洗照片的日本人,被日本人乱枪射杀,那一刻他是英雄。老金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在维护同胞,是保卫家园的英雄。

阿昌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向伪善的日军摄影师吼出“我们不是朋友,永远不是”,这是对国仇家恨的坚定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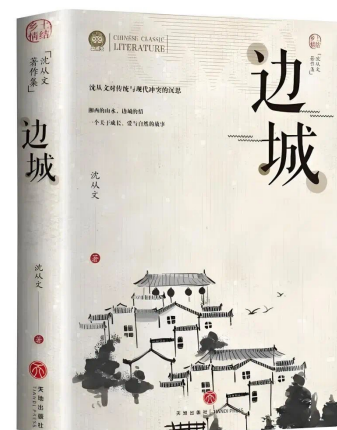
大好山河,寸土不让。每一张底片,记录的都是历史的真相;每一帧画面,留下的都是生命的见证;每一副面孔,承载的都是民族的记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观影走出影院,夜色已深。山河无恙,繁星闪烁,好好活着,让万家灯火温暖地亮起,就是对先烈们最好的慰藉。

悦读

等待

李一宸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的最后如是写道,是故事的结局,亦是等待的开始。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安恬……”沈从文笔下的茶峒,是山溪边一个原始宁静的湘西小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中国百姓尤其向往桃花源式的乌托邦生活,特别是战乱年代的人们,更为渴望。茶峒是沈先生对于家乡的怀念与这种渴望化作的具象,美好得真实又虚幻,让人疑心确有这样一个像水一样清澈的女孩在溪边渡口张望、等待,日复一日,超过了实践的限度;也让人平静,让人惭愧——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质疑,是源自所谓的理性思考,还是本身精神异化的事实?

沈从文先生不耽溺于虚无幻想、沉沦于现实深渊,他是在浊流中逆水溯源,在黑暗中看

出光亮的人,这实在是在叫人钦佩。他笔下那个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是那么鲜活真实,活得像真正的“人”。反观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一个个像傀儡一样,困在自己的高墙里终日转圈,做出虚伪的笑容,享受充满浪漫与欺瞒的“幸福生活”。就像日本作家太宰治小说《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大庭叶藏,表面上是人,而精神上却成了怪物。

人应当害怕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要有理想主义的火花。因此我以为,写下《边城》的沈先生的心里也应是害怕的。就像茶峒里的那些事物,“彩云易散琉璃脆”,美好的总是脆弱的,存于心间也是如此。

于是也想到,这样涣散的东西也许是断然做不成荆棘的利刃。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像鲁迅先生作品那样,成为如投枪、似匕首的战斗武器。但他是一种希望,是破除黑暗的目标。我也因此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想成为怎样的人。

我向往像翠翠、二佬那样,成为富有真正生命力的人;我也想像茶峒人一样,真实善良;我向往像最美好的爱情,也希望有能让我一直走下去的人或事。

即便不知道如何做,但我依然热切地希望着,不再堕落于现实的虚无,《边城》里存续和传递人的力量当是如此。

也许我也有等待;等待一个能自在活着的时候。我等待希望的火光照彻长夜。

那一天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也许“明天”就是。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